



青岛里院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青岛市特有的传统民居,在占地面积、住户数量、年代久远等各方面,均堪称岛城之最。这里曾经是演绎人间烟火的鲜活剧场,也是一座浓缩城市百姓故事的摄影棚。尽管这里喧嚣、嘈杂过,但谁也不能否认它始终保留着百年“老青岛”的味道……

【史海钩沉】

罗止园:医不分中西

□韦钦国

罗止园(1879—1953年),名文杰,字亦才,今山东德州人,清末民初华北一带齐鲁名医,民国年间罗止园曾“悬壶京都”,在北平一带行医。

其间,北平捷成公司总经理之妻患崩漏,下血不止,总经理遍请多位名医救治均无效,久之其妻“血亡气脱,昏不识人”,因流血过多浑身乏力,昏了过去。经人推荐,总经理延请罗止园为其妻救治。人们不知罗止园用何方法进行了施治,但他未负患者家属之望,很快将总经理之妻崩漏之疾治愈。总经理甚是高兴,专门制作了由众多权贵名人署名并有歌功颂德之辞的“万人伞”,总经理本人率人敲锣打鼓地将“万人伞”送至罗止园家中。

对许多人而言,有人送“万人伞”显然是扬名争利的好机会,但罗止园却闭门不见,总经理只好带伞而归,这个故事在民国年间流传很广,1991年出版的《山东中医药志》有载。罗止园这种一心治病救人而不图虚名的做法令人称道,他拒收“万人伞”之事被传开以后,来找他诊病求医的人更多了,这是人们对其医技医德的充分认可,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德艺双馨”。

罗止园算得上出身于书香门第,中医世家,从小跟随叔父罗立宣学医,28岁考取北洋陆军第五镇军医,此后20年间先后在山东、湖北、福建等地从政,1926年退出官场,师从山东章丘名医邵敬甫,潜心研究医学。在学习过程中,罗止园汲取民族医药精华,熟读《伤寒杂病论》《金匱要略》《本草纲目》等历代经典,经过潜心钻研于1931年研制出用中药治疗各类肺结核的方法,据说治愈率达90%,这个成就在当时非常惊人。

中医药讲究父子传承、师徒传承,所谓秘方概不外传,但罗止园没有门户之见,亦不排斥西医。他认为,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其宗旨都是为患者诊断治疗,都是为了健康和养生,故应各用其长,各展其技,用罗止园自己的话说就是“医不分中西,凡能愈人疾病者,余辄感兴趣。”罗止园不但在思想上倡导中西医结合,更难得的是他还能身体力行,在习中医之时又拜当时中西医大家、曾任考察日本医学专员的丁福保等人学习西医。他的“能愈人疾病”“医不分中西”和中西医学相互借鉴彼此促进的观点,得到当时名医于达望的赞许。

于达望系我国近代知名药学界先驱,曾取得我国第一号药师证书,年轻时曾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药学。新中国成立后,于达望受聘国家卫生部药典委员会担任委员一职,并先后担任中华药学会会长、监事,药典编纂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著有《国药提药》《制药化学》等。能得到于达望的肯定,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罗止园观点的科学性。

罗止园对新中国医学建设亦有所贡献,罗止园曾参与组织北京市中医学会。《山东中医药志》载,“1950年5月,他(罗止园)以北京中医学会筹备委员的身份,上书国家卫生部,提出了从根本上发展中医的中肯意见,建议编写新中医教材,设立新中医专科学校,在省、市、县建中医学会等。”罗止园强调,新中医既要精通业务更应注重医德,医生应以救死扶伤为宗旨,不要贪图名利,要有同情心,努力做到“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正是有了这种思想,本文开头他拒收“万人伞”的举动就不难理解了。

罗止园医学思想极为严谨,认为医案、医方等记载应严谨准确,否则后世如有人照抄照搬就可能谋人性命。他坚持认为,医学著作“著者必须严于取材,无论阐述医理,列举病例,均应选取经过多次实验,确有长效,毫无疑者。”其《新伤寒症治庸言》《肺病自疗法》《麻疹须知》《实验药理学》等多种医学著作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尤其是他的《止园医话》《止园医话续集》50余万字,详细记录了他50余年行医的临床医案及治疗心得,集中体现了他“不唯中,不唯西,只唯实”的医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古时儒医大家多半工医善书,罗止园和许多前辈及同时代名医傅青主、范文甫、施今墨、肖龙友等一样,工医善画善书。罗止园1935年任北平美术学院教授,1938年任华北国医学院教授,在两个相殊的不同领域能够同时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这在当时绝无仅有。所以,罗止园离开官场以后能够一边行医一边作画,以医、画两业为生。

□陈敬刚

或许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街道、一个院落:它或许嘈杂、凌乱、拥挤,却从不同角度生动折射出这座城市最真实的鲜明特征。位于青岛市北区海泊路63号的广兴里大院就是这样一处拥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的标准里院式建筑,它曾经给无数在岛城西部老城区居住过的老青岛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

青岛里院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青岛市特有的传统民居。广兴里又名“积庆里”,是青岛最大的老里院之一。始建于1897年,依坡而建,为东高西低的格局。以博山路、海泊路地面为基准,深挖建房,形成从院内看是三层、外观为两层的楼院。沿街所建的四座三层楼,围成一个大四合院,约有150间房,每间房面积约14平方米。在占地面积、住户数量、年代久远等各方面均堪称岛城之最。

2020年5月,青岛市历史城区保护更新试点项目开工仪式在广兴里举行。此次的历史城区保护更新试点项目中,四方路街区以广兴里为核心,汇聚国内外知名工业设计企业,打造青岛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广兴里,这个有着百余年历史的青岛最大里院,经过改造修缮招商,成为青岛工业设计创新中心,面貌焕然一新。

旧貌新颜,时光流转,曾经在广兴里大院生活过三十多年的魏凤玲女士对广兴里的前世今生印象深刻。

上世纪40年代,广兴里最繁盛时,据说居民达300户之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广兴里,算得上十分繁华。里面既有租用固定铺位经营的商户,也有一些流动摊位,不仅有饭店、百货店、茶社、服装店,还有戏院、理发店、茶炉、打铁铺等等。广兴里曾有一家做素包子的小吃铺挺出名,店铺地方不大,所以外带和外送的食客比较多。虽不起眼,但不少其他区的人都慕名前来一尝美味。包子用豆腐、木耳、黄花菜为馅儿,个大面白,蘸着佐料吃,别有一番风味。上世纪60年代初,各种小生意渐渐衰败下去,广兴里成为较为纯粹的居民院。

在魏女士的记忆中,童年时期院里几乎没有一家不搭吊铺的。当时院里居民住宅面积最大的有四十多平方米,最小的不到10平方米。虽然拥挤,但是邻里关系非常和睦。“谁家做饭没有酱油没有醋了,敲敲门,直接拿走就行。里院狭小,大部分居民都是在屋外做饭,在院里支起小桌吃饭,孩子们端着碗来回乱窜,所有的孩子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虽然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却让这个大院里出生长大的60后、70后乃至一些80后的童年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当时青岛的文化部门曾经利用“广兴里”院内的一半空地,建了一个小型电影院,取名为“小光陆”,是岛城最早放映无声电影的场所之一,院内可容纳200多名观众。因为台东镇也有一家“光陆戏院”,规模大于此处,于是借此来区分。“小光陆”影院建在广兴里的空地上,可容纳200多人,曾放映过《火烧红莲寺》等影片。据一些曾在此观看过无声电影的人回忆,电影里演员一开口说话,下一个画面紧接着就是文字。“小光陆”属于老青岛的三轮影院,即第三轮播放新片的影院,因此票价较为便宜,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前来观看。不过,经过多次放映,到三轮影院放映的片子已不像最初那样清晰。后来,“小光陆”改为小剧场,有茂腔戏班在此演出。戏台、说书场、电影院,在广兴里一应俱全。戏台搭建在茶社内,茶客一边喝茶一边听戏,茶客还可以付钱点戏听唱。

空地的另一半则建起五排木板房,既可售货,又可居住。北面还有知名的明星照相馆。“做生意最有钱的人都住在广兴里的一层,其次是二层、三层,1930年前后是广兴里最辉煌的时候,有点像今天的百货商店,但比百货商店的功能还要全,老百姓日常过日子的需要,这里几乎都能满足,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有钱不用出里院”。

不仅院里民生条件一应俱全,广兴里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在当时也是极其优越的:老青岛人传统观念中的“市里”是以中山路为主,辐射到周边黄岛路、四方路、海泊路等几条相邻街道形成的购物休闲地,逛“市里”曾是一种时髦,而居住在“市里”则更曾经是老一代青岛人心中美好生活的象征。

位于海泊路中段的广兴里南临四方路、博山路农贸市场;北靠改革开放初期岛城最早兴建的即墨路小商品市场;西接当时青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山路一条街;东面不远处则是当时的青岛市立医院(今青岛市立医院西院区),国货公司、春和楼酒店、天德堂浴池、中国电影院等购物、休闲、娱乐场错落有致地遍布其周边,无论是交通、医疗条件当时纵观全青岛市都是首屈一指的,可谓名副其实的“黄金地脚”。

但这里也深深地刻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当地不但街道狭窄,房屋简陋,而且周边居民家中没有上、下水道,大多数居民院落都只有一个公共水龙头和一个公共场所。居民使用自来水只能到院里唯一的水龙头前用水桶提回去,有人为了省事,就在这里洗衣、洗菜,日久天长导致污水横流,冬天院里的路面上经常结冰,来往住户稍不留神就容易摔倒。

2015年广兴里大院征收改造工作开始进行,现有的176户居民几乎全部搬走。这座经历了120多年风雨的老里院表面已经破败不堪,红色的木质护栏和走廊腐蚀断裂,墙体老旧脱落。由于年代久远且主要为木质结构,广兴里存在着易失火、易坍塌的风险隐患,历史上也曾数次失火。修缮加固后,这座百年老院迎来了它的“换装”期,“大杂院”的时代完成使命,退出了老城区的历史舞台,从此将尘封于人们的记忆中。修旧如旧的青岛“里院样板”以新的身份——青岛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再度活跃在大众视野内,这既是老城复苏的“第一站”,也是下一个“青岛百年”的“新赛点”。

【故地往事】

岛城百年广兴里的前生今世